

前段时间,我们的美女记者王媛做了个内部演讲,题目叫“老头们迎来第二春”,这里的“老头”说的是齐鲁晚报的几位资深摄影记者。27年间,曾经意气风发的小青年们头也秃了,肚也凸了,都由“小徐”“小周”“小戴”变成了“徐老”“周老”“戴老”了。不变的则是他们的镜头,和镜头后的初心。

27年,光影流转,晚报记者的镜头定格震撼的瞬间,记录身边的故事。你若去寻那无声的岁月,不用忙,必在他们的镜头里。



1995年1月3日18时,济南和平路煤气管道发生爆炸,人行道被炸成大沟,一辆摩托车被爆炸气流掀飞,挂在了旁边门头房的门框上。

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

和平路的那道疤

本报记者 戴伟

你去问老济南,没几个不对20年前的和平路大爆炸记忆犹新的。

1995年,我还是一个刚入报社没几年的新人。那年的1月3日下午,我约了几个朋友在单位附近的月光餐厅吃饭,进门刚坐下,就隐约听到几声闷响,接着腰间的传呼机就响了,朋友来信:“和平路煤气管道爆炸。”看到这几个字我就蒙了,一口饭没吃就跑到办公室拿相机,再沿着山师东路向北跑。

这时的和平路已完全变了样子,路南一侧的人行道炸出一条大沟,十几米宽的大马路全被瓦砾和碎玻璃覆盖。一辆面的被炸得四轮朝天,一辆摩托车飞到了旁边的门头房门框上。

我和几名同事沿着和平路反复走,深夜12点再去医院采访,采访完再回报社冲洗照片,忙得一夜没睡。

如今的和平路宽敞、熙攘,早已不见了当年的影子。但20年前的这起事故造成13人遇难,犹如这座城的一道疤,时刻警醒着人们不可对城市安全放松警惕。

齐鲁晚报出版
万期特别策划

光影

2015年10月23日

星期五

编辑:陈朋

美编:晓莉

组版:韩舟



◀“7·18”暴雨中,在历山路与和平路交叉口,众人协力将一名被洪水冲倒的小女孩拽出车底。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

女孩得救了,我也松了口气

本报记者 徐延春

2007年7月18日,济南遭遇特大暴雨。下午5时许,乌云压城,电闪雷鸣,白昼如夜,暴雨倾盆而下。

在历山路与和平路交叉口,湍急的洪流冲得人站立不稳。几位女青年手拉手过路口,交警去帮扶,被洪水冲散摔成一串;淋得落汤鸡一般的帅哥背着女友趟水,还一脸喜气;几辆小轿车被冲得歪七扭八,交警和行人一起帮着推行……这些都被我一一拍下。

突然,一个光着膀子的小青年冲我大喊:有人摔倒被冲到车底下了!我顾不得拍照,赶紧招呼协警和避雨的行人,一个个去拍路上的车子:“别开车,车下有人!”查到七八辆车的时候,终于在一辆面包车下看到一只手。我对着司机大喊:“车别动,下面有人!”大家手拉手组成人链,钻进车底伸手摸,终于把一名十四岁的小姑娘拉了出来。凭着摄影记者的直觉,我一手持机,定格了救人的瞬间。

女孩被抬进一家影楼,我一摸她的鼻子,没有呼吸。我急忙把女孩抱起放在腿上,用手拍她的后背,女孩吐出几口水后,有了呼吸。女孩得救了,我也松了一口气。



2007年7月18日下午,一场罕见的大暴雨袭击济南。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

忘不掉的白被子

本报记者 张跃伟

我写的“4·28”胶济铁路列车相撞事故的稿子,一部分印在了报纸上,一部分留在我的电脑里,在一个叫“烂稿与枪毙稿”的文件夹里,静静躺了7年。

作为记者,我记录了这场发生在身边的空前灾难。

我记得,现场的救护车呼啸往来,抢险人员步履匆匆地冲进现场。列车车厢七倒八歪躺在路基下,抬出来的已经死去的人,身上盖着从车厢里揪出来的被子,白花花躺了一大片。更多的乘客,成群结队,或蓬头垢面,或一瘸一拐,从事发地附近的村庄里走出来,都是一脸疲惫、茫然。

事后官方通报,2008年4月28日4时38分,由北京开往青岛的T195次列车因严重超速脱轨,与由烟台开往徐州的5034次列车相撞,共造成72人死亡,416人受伤。

7年后的今天,对大多数人来说,这起事故早已沉入了记忆深处。但于我而言,这些记忆的碎片每每拼凑起来,仍是那么的触目惊心。



2008年4月28日,胶济铁路发生列车相撞事故,成为许多人的梦魇。本报记者 张中 摄